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演讲与论文集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讲与论文集 / (德) 海德格尔 (Heidegger, M.) 著;
孙周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0
(学术前沿)
ISBN 7-108-02325-3

I. 演... II. ①海... ②孙... III. 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5917 号

Martin 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Verlag Günther Neske

© 1954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2000 年全集版译出。

中文版已经本书原出版者克莱特-科塔出版社授权。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34 千字 图字 01-2003-7638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马丁·海德格尔 (1889—1976)

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胡塞尔主持的研究班。1922—1926年，在马堡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著作；1927年，为晋升教授职称，发表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存在与时间》。

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哲学讲座教授，并于1933年4月—1934年2月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后期讲授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及莱布尼茨、尼采等人的著作，研究语言、艺术（诗）以及技术等问题。他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现象学基本问题》（1923年讲稿）、《真理的本质》（1943年）、《林中路》（1953年）、《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走向语言之途》（1959年）、《技术与转向》（1962年），等等。《海德格尔全集》目前已编辑出版有65卷之多。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谨以此书
献给我惟一的弟弟

前 言

读者眼前这本书,只消它尚未被展读过,就还是一些演讲和论文的汇编而已。对读者来说,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收集,可以让大家无需再操心读物的零散了。也有可能,读者会感到自己被带到一条道路上了,这条道路是一位作者先已行走过的,而该作者碰巧作为 *auctor* [作者、创始者] 引发一种 *augere*, 即一种让生长。^①

在眼下的情形中,要紧的是一如既往地去操心这样一回事,即:通过不懈的努力为自古以来有待思想、但尚未被思想的东西准备好一个领域,而从这个领域的运作空间而来,尚未被思想的东西才要求一种思想。^②

一位作者倘若确是作者的话,或许就没有什么要表达和传达的。他或许甚至也不想刺激什么人,因为受刺激者已经对自己的知识蛮有把握了。

一位在思想道路上的作者充其量只能有所指引,而本身不能成为 *σοφός* [智者] 意义上的一个智者。

对思想道路来说,过去的东西虽然已经过去,但依然在未来

① 拉丁文中“作者”(*auctor*)一词的动词形式为 *augere*, 后者意为“使增长、使丰富、致使”等,海德格尔在此把它译解为“让生长”(Gedeihen-lassen)。——译注

② *Ἀλήθεια* [无蔽]。——作者边注

保持为曾在的东西。此种思想道路殷殷期待,直到某个时候有思想者来行走。流俗的、最广意义上技术性的表象始终意愿一味前行,吞噬一切,而具有指引作用的道路却偶尔会开放出对一座独一无二的山脉(Ge-birg)的展望。

1954年8月于托特瑙堡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

技术的追问	(3)
科学与沉思	(38)
形而上学之克服	(68)
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	(104)

第二部

什么叫思想?	(135)
筑·居·思	(152)
物	(172)
“……人诗意地栖居……”	(196)

第三部

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残篇第五十)	(219)
命运(巴门尼德残篇第八,第34-41行)	(249)
无蔽(赫拉克利特,残篇第十六)	(280)

说明.....	(310)
编者后记	(314)
人名对照表	(321)
译后记	(323)

第一部

技术的追问

下面我们要来追问技术。这种追问构筑一条道路。因此之故，我们大有必要首先关注一下道路，而不是萦萦于个别的字句和名目。该道路乃是一条思想的道路。所有思想道路都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贯通于语言中，对此我们多少可觉知一二。我们要来追问技术，并且希望借此来准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它就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应合于技术之本质，我们就能在其界限内来经验技术因素了。

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如果我们要寻求树的本质，我们一定会发觉，那个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树木中间找到的树。

同样地，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因此，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的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所到之处，我们都不情愿地受缚于技术，无论我们是痛苦地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可是，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得我们对技术之本质盲然无知。

按照古老的学说，某物的本质被看作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

(*was*)。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个关于技术的规定原是一体的。因为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手段,就是人的行为。技术之所是,包含着对器具、仪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着这种被制作和被利用的东西本身,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Bedürfnisse*)^①和目的。这些设置的整体就是技术。技术本身乃是一种设置(*Einrichtung*),若用拉丁语来讲,就是一种 *instrumentum* [工具]。

因此,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谁会想否定它是正确的呢?明摆着,它是以人们在谈论技术时所看到的東西为取向的。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甚至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它对于现代技术也还是适切的;而对于现代技术,人们往往不无道理地断言,与古代的手工技术相比较,它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因而全新的东西。即便是带有涡轮机和发电机的发电厂,也是人所制作的一个手段,合乎人所设定的某个目的。即便是火箭飞机,即便是高频机器,也还是合目的的手段。当然啰,一个雷达站是比一个风向标复杂些。一台高频机器的制作,自然需要技术工业生产的各道工序的相互交接。与莱茵河上的水力发电站相比较,偏僻的黑森林山谷中的一家水力锯木厂当然是一件原始的工具了。

然而,依然正确的是:现代技术也是一个合目的的手段。因

① 1954年版:(经济——满足需求——消费)工业。提高了的消费潜能。——作者边注

此,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观念规定着每一种把人带入与技术的适当关联之中的努力。一切都取决于以得当的方式使用作为手段的技术。正如人们所言,我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我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

但现在,假如技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那么,这种要控制技术的意志又是怎么回事呢?而我们倒是已经说过,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规定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正确的东西总是要在眼前讨论的东西中确定某个合适的东西。但是,这种确定要成为正确的,绝不需要揭示眼前讨论的东西的本质。只有在这样一种揭示发生之处,才有真实的东西。因此,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惟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个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的东西的关系。照此看来,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或者至少是达到技术之本质的近处,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追问:工具性的东西本身是什么?诸如手段和目的之类的东西又何所属?一个手段乃是人们借以对某物产生作用、从而获得某物的那个东西。导致一种作用或结果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原因。不过,原因不只是使另一个东西得以产生出来的那个东西。手段之特性据以获得规定的那个目的,也被看作原因。目的得到谋求,手段得到应用的地方,工具性的东西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

几百年来,哲学一直教导我们说,有以下四种原因:一是 *causa materialis*[质料因],譬如银匠从质料、材料中把一只银盘制作出来;二是 *causa formalis*[形式因],即质料进入其中的那个

形式、形态；三是 *causa finalis* [目的因]，譬如，献祭弥撒在形式和质料方面决定着所需要的银盘；四是 *causa efficiens* [效果因]，^①银匠取得效果，取得了这只完成了的现实银盘。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是什么，这要在我们把工具性的东西追溯到四重因果性时方可揭示出来。

但如果因果性本身的本质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那又如何呢？诚然，人们几百年来做法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关于四原因的学说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日悬中天的真理。但也许是时候了，我们要来问一问：为何恰恰是四个原因呢？联系上述四种，根本上何谓“原因”呢？何以四原因的原因特性如此统一地得到规定，使得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只消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因果性，与因果性相伴的工具性的东西，以及与工具性的东西相伴的关于技术的通行规定，就都还是模模糊糊的，无根无据的。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原因看作起作用的东西。作用在此意味着：取得成果、效果。*Causa efficiens* [效果因]，四原因中的一个，以决定性的方式规定着所有因果性。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基本上不再把目的因看作一种因果性。*Causa* [原因]，即 *casus*，出自动词 *cadere* [落下、遭到、发生]，也就是德语动词 *fallen*，意思是发生作用而使某物有这样那样的结果。四原因说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可是，在希腊思想领域里，并且对希腊思想而言，后世以“因果性”的观念和名义想在希腊人那里寻找的那个东西，与作用和起作用是无干无系的。我们所谓的“原因” (*Sache*)，罗马人所谓的

^① 或译“动力因”。——译注

causa, 在希腊人那里叫做 αἶπιον, 是招致另一个东西的那个东西。四原因乃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招致的方式。^① 兹举一例予以解说。

银是人们用以制作银盘的东西。它作为这种质料(ύλη)一道招致银盘。银盘归因于银, 银是银盘由之形成的东西。但这个祭器还不光是由银所招致的。作为盘, 由银所招致的东西显现在盘的外观中, 而不是在别针或戒指的外观中。所以, 祭器同时也是由盘的外观(εἶδος[爱多斯])所招致的。作为盘的外观进入其中的银, 这种银质的东西于其中显现出来的外观, 这两者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招致了这个祭器。

不过, 招致这个祭器的主要还是第三个东西。这第三个东西首先把盘限定在祭祀和捐献的领域内。由之, 它便被界定为一个祭器。这个界定者终结这个物。随着这一终结, 此物并没有停止; 而不如说, 此物由之而来才开始成为它在制造之后将变成的东西。此种意义上的终结者, 亦即完成者, 在希腊文中叫做 τέλος, 人们往往以“目标”和“目的”译之, 并因而误解了它。这个 τέλος 招致那个东西, 那个作为质料和作为外观共同招致了祭器的东西。

最后, 共同招致这个现有备用的完成了的祭器的, 还有第四个东西, 那就是银匠; 但这绝不是因为, 银匠在工作时对作为一种制作结果的完成了的银盘产生作用。银匠不是 causa efficiens [效果因]。

银匠考虑并且聚集上述三种招致方式。所谓“考虑”, 在希

^① 此处“招致”德语文本为 Verschulden, 也有“招致、对……有过错、对……有责任”等义。——译注